

上平静了许多。

在芦苇荡里泊了一夜之后，江面

那天一早，天气还算晴好，远处的

芦苇梢上已亮起了一抹浅红。

李五爷的船队刚掉转头准备返

程，水道上却出现了一溜小木划子，这

些小木划子渐渐靠近，对着他们的却是

一杆杆黑洞洞的枪管。

小说集

阎刚

YANGANG

著

山野 热闹

SHANYERENAO

张香儿出了大门，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光着脚丫就下河清洗衣物，她出门前还特意换了一双绣花鞋，这鞋也是她自己做的，这手艺是她娘一手教给她的。

现代出版社

中国出版集团

北方书局

小说集

阎刚

YANGANG

著

山野
SHANYERENAO
热闹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野热闹 / 阎刚著. —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
2017.6

ISBN 978-7-5143-6036-3

I. ①山… II. ①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4725号

山野热闹

作 者 阎 刚

责任编辑 李 鹏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
网 址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 8
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6036-3

定 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村上的将军	001
河口纪事	037
梦 镇	070
去又何从	108
出 走	144
口 哨	152
媒 人	163
调 解	170
圣 手	179
老 帅	186
招 商	192
角 色	202
Y城传奇	234
皮 袄	243

村上的将军

将军起床后照例把棉被叠得四角方正，蚊帐打开，被单平展。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。将军在水缸里舀了一瓢冷水，倒在那只松木的小脸盆里，顺手就拉下了一条灰白色的旧毛巾，在松木小盆里刺刺地揉几把，拧干后在脸上快搓几下，脸就热腾起来。将军觉得怪舒服的。

洗了脸，将军不像往常要在灶前架几把火，烧一瓶开水，再冲上一把粗茶，独自坐在灶前喝上几口。今天这一早，他是顾不上了，他要去垵里参加一个葬礼。而那下葬的不是一个老人，而是一个十多岁半大不小的孩子。与其说他是去参加葬礼，不如说是要去劝慰那个孩子的父母。他去垵里，要经过大队部，将军是不得不去大队部看看的。因为那里住着他的庶母，也就是将军父

亲的五姨太。父亲早已死了，将军知道，父亲是被农会镇压了的，但五姨太还活着。将军每走进这大队部的院门，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他是因为五姨太才出走的。

将军进了大队部的院门，他发现五姨太也早起床了。五姨太梳着光洁的发髻，看上去很年轻，其实，她与将军的年龄不相上下。五姨太见将军来了，她抬眼望了一下，又垂下眼皮。她心里一直还“咯噔”着，这大年纪了，他身板还这样英武。这是五姨太常在心里念叨的。其实五姨太是巴望将军这样英武下去的。五姨太不用出满勤，她知道这多是队上的人看中了将军的面子。

五姨太见了将军没有说话，仍是在大院里抱麦草把子。五姨太虽然独自过活，但收拾打理得整洁利落，包括这个院子，连一根杂草也没有。将军想，这也许是支书把她安排在这里住的原因吧。将军又想，他们为什么不安排我也来这里住呢？

五姨太绾的麦草把子是全大队公认的乖巧，而且每个都是大小一致，就像一个个放大的蚕茧。每到冬里，乡邻们杀了年猪，都接五姨太和将军到家吃杀猪饭，将军就讲他打仗的故事，尽管人们都听了不下百遍，但只要听到将军那浑厚的声音，他们都觉得是一种感染，也许乡邻们就是冲那浑厚而深沉的嗓音来的。那里面似有一种力量。五姨太很少去听，她并不是说将军讲得不好、不新。她是不好在将军面前表现出欣慰来的。因为，从辈分来看，她应该是前辈了，而五姨太却只比将军大3个月，这是将军和邻里都清楚的。五姨太这时大

多是坐在一旁编麦草把子，蚕茧样的，她就像一个工艺人一样，聚精会神地编。一会儿就是一大捆，将军有时也拿了草绳，把那蚕茧样的麦草把子捆成一匝一匝的，四四方方的。

五姨太更会做针线，而且在河口也是一绝。她身上的衣服全是她自己做的，村里人从来没有看见五姨太请过裁缝，因为她自己就是手艺高超的好裁缝，她只需在商店里买回一段布，剪子是现成的，针线也是现成的，余下的就是个时间问题了。要不了两天，她就会穿着一件合身的夹袄或是对襟青褂在垭里走动。村里的几个裁缝见了真不相信那些个衣服是她用针线手工缝出来的。但她从来没有给将军缝过一件。

将军走到她的近前，说，红儿今早就下葬了，我去送他一程你去不去。五姨太说，我去做啥，别人是看重你呢。将军点了点头。他觉得五姨太说的是真话，他心里应该是高兴的，但笑不起来，因为他心里还装着那个孩子。

将军看着五姨太收拾柴火。五姨太要进门去，将军不想跟进去，他的眼总是盯着五姨太梳得油亮的发髻。五姨太进门前对将军说，你快去吧，我一会儿还要挑粪淋菜哩。将军就想，我等会儿再来也不迟。

将军走出了院门，五姨太在那扇窗口里看了一眼。将军出了院门，这门是虚掩着的，门板也裂了好多条缝儿。这时他望了一眼远处的平地，他才发现，那平地的尽头有些薄雾。他不想开始就去红儿的家，他要去那块

荒地里看看红儿，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红儿了。实际是，红儿从江里捞上来后，就没有抬回去，而是搁到河滩的那块荒地上，用一面被单裹着。

那个小小的棺材早已做好了，是白木的。着手下葬的人似乎还在等着将军。将军到时他们已把棺木抬到了墓穴旁边。将军说，让我看看孩子吧。支书李全就叫人把棺盖揭开了。将军走到小棺前，用手拍了几下红儿铁硬的脸庞。将军听到红儿在叫他将军爷爷。将军说，我再也不能跟你讲战场上的事了。你这小子，偷偷在我那里听了好多了，还写成了文章。红儿曾写过一篇作文，是根据将军讲的故事写的，那故事里也有一个孩子，是将军的警卫，他是将军从下江带出来的。然而那孩子后来也死了，在广西与日军的遭遇战中，是被日军的重机枪扫射死的。那孩子的背上穿了好多洞。这篇作文他满以为可以得高分和表扬，但没有，语文老师在全班批评他不该写那孩子。红儿委屈了，将军为这事还找过那个老师，他声明自己讲的没有错，他说这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，将军的口吻带着一些愤慨，以后语文老师就不敢再追究红儿了。

看见红儿，将军没有过分的表情，他只当是在心里又装下了一个怀念的孩子，因为那孩子还在他心里跳跃。支书李全说，下葬吧。村上的那几个会白事的人就用绳子把白棺吊进了墓穴里。李全是支书，他当然不会亲手去干的。他点上一支烟，走过来对将军说，您去坟里帮忙劝劝吧，这孩子不是一斤米两斤米养大的。将军

说，这倒是事实，但红儿毕竟是个好孩子呀！支书李全哄着将军说，他们就听您的，您说什么他们都信。您走的地方大，什么样的事没见过呀。将军点点头，他又想起了与日军在广西的那次遭遇战，那个孩子就是那次被日军的重机枪给打坏的。

将军听了支书的话，像个懂事的孩子，就向垌里走去。他刚翻过垌堤，就听见远处的屋场上有许多人在哀哭。等他走近，那哭声更是强烈。这是红儿的家。乡邻们都来安慰他的父母了。乡邻们知道，今天是听不成将军的故事了的，那种坚定而又沉稳的声音。将军走到红儿的父母旁，对他俩说，你们不要哭了，红儿并没死，他刚才还叫我了呢。红儿的母亲果真就不哭了，她是让将军的话惊着了的。将军感觉到所有在场的人目光都汇集在他的脸上。将军显得十分地沉静。他们觉得将军是不会说谎话的。将军对他们说，红儿不会走得很远，他会时时来问候我们的，只要我们心里还有他。将军的这席话让人听了安心、踏实，好像真的只是红儿出了一趟远门似的。红儿的父母再没有那样呼天号地地哭喊了。

将军从人堆里出来，他发现五姨太也来了。她在灶屋里帮忙烧火，她并没有看将军一眼，那灶膛里的火光把她的脸照得红红的。

将军走过去问她，你不是说不来吗？怎么还是来了。五姨太并没有搭理他。只是一个劲地往灶里加柴火，依然是她绾得好看的麦草把子。将军自觉讨了个没趣，就独自一人走开了。他刚到那边的柳树下坐下，就

有一个人给递过一杯茶来，这人不是别人，就是珍秀姑娘。将军说，你也来了。珍秀说是的，人死众家丧嘛。将军说，你好明白。珍秀姑娘听了高兴得很，因为她肚里的孩子就是将军保下来的。按照她娘家的意见，是要她到镇上去做人流的，因为那时她还没有登记结婚，就怀上了。本村本土的，她还有脸在这地头上活？果不然，珍秀跳了一次河。将军急了，他查清了珍秀是在水库工地上怀上的，并且了解到那小子是谁。将军是在夜里去那小子家的，将军只给那小子讲了一个故事，梗概是，一个老人在外漂走了大半生，他本可以在外找一个有钱有势的太太过一辈子，但他没有，他还挂着他曾经恋过的一个女人，即使是两鬓霜白，他还是回到那女人的身边……将军的声调依然是厚重有力的，那小子终于改变了主意，挺身站了出来，把漂亮的珍秀娶进了家门。

红儿的葬礼结束了，按照河口这地方的规矩，像红儿这样的死鬼是不配放鞭炮的，因为这毕竟是个天大的惨事。河口的鞭炮是放给走顺头路的死鬼的，即使不是这样，那他也得有孩子，这说明他已经做大人了。但红儿没有，他自己还是个孩子哩。

待下葬的那些人回来后，前来送葬的人就要走了。因为他们没有吃饭的理由。包括参加下葬的那些人也在内，是不能吃这餐早饭的。

将军是最后一个走的。他之前走的就是五姨太。五姨太帮忙把厨房的事儿料理停当后才走。红儿家里还有

很多的客人，这些人是今天不能离开的，他们必须等到红儿过了“头七”才能走，不说全部，至少也得有人留下，或是红儿的姑或是姨。因而，五姨太觉得自己必须在厨房里张罗。她同样不能吃红儿家的这餐早饭。

将军走的时候，支书李全过来了，他对将军说，您老今天就记全勤，不管您出不出工。将军说，那就谢谢你的关照了。支书李全说，我们有些不对的地方您尽管说，还这么客气做啥。将军说，我没有忘了自己的身份哩！我还要好好改造哩。李全说，哪里话，只凭您抗日时负的伤，我们都应该养着您的。将军点了点头，侧过脸来抹了一把老泪。他哽咽着说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知足了。李全眼里也热热的。

将军是从原路返回的。这时的雾仿佛更大了，将军的胡须上都结满了水珠子，他到大队部时，五姨太早回来了，整个院里都有股麦草燃过的柴烟味儿。将军进了五姨太的灶屋，见五姨太也坐在自家的灶前架火，将军就说，那孩子死得太惨了。将军踱着步在原地走，这是他的习惯，他是军人，这种步子是他年轻时就养成的。将军突然听见有哭泣声，他寻声一望，原来是五姨太在哭。将军叹了口气，随后他说，那又有什么办法呢。将军看见小方桌上有一杯茶还冒着热气，他就猜想这是五姨太专门为他倒的，五姨太知道将军今早会来的。将军捧着茶杯喝了起来，他说，其实这茶还是很好的，我那时喝安溪的铁观音也不如这个味。五姨太并没有理他，眼仍红着在架火，将军看见锅沿上冒出了热气，而且是

吹得很直的。将军就说，水开了，你要煮啥子？五姨太利落地从灶前走过来，在碗柜里拿了一把面条，散在滚开的水里。顺手又捡过砧板在笊箕里捏了一束青菜叶，用菜刀切成小段，等面条翻过几个翻身后，一齐倒在锅里。在河口有个说法，吃面不放菜叶会有麦腥味儿。将军闻到那股煮熟的面条味，他就陡地感觉实在是有些饿了。五姨太搬来两把木椅，盛了两碗面，一大一小，还在上面淋了一些煎好的棉油和豆油。将军坐在小方桌前，五姨太把那大碗面条和一双筷子递给将军，将军不由分说就吃了起来。他说，这面煮得太好了。五姨太也坐在小方桌前，仍是不搭理将军。将军说，李全那小子还真不错哩。五姨太也没有望他一眼，将军又说，他今早几句话说得我流泪了，他都承认我抗日有功哩。五姨太似乎觉得应该接一句或是两句话了。她说的依然是今早的事，她说，你早上对红儿娘说那几句话还真能安人心，确实他要在梦里来看他们的。五姨太这时又落起泪来了。将军在竹竿上取来一条毛巾递给五姨太，五姨太擦了几把又开始吃起面条来。

将军吃过早饭以后，她觉得神清气爽，精力也好了。他就到大队部的粪池里去挑粪。五姨太就在园田里收拾，那块整出的空田平平整整的，将军一看就是五姨太亲手整出来的，那表层的肥土细得像麦粒儿。

将军说，今天我可以在这里多待些时候，支书说了，他们会给我记全勤的。五姨太在择菜种，她低着头说，你挑完粪水就可以回去了，剩下的我就会做了。将

军很认真地说，撒种你也干不好，这菜种是要撒得很均匀的，不然到头来还是得补苗。五姨太知道他说得很有理，而且在撒种这问题上她还没有将军熟稔，将军让人服气的是，他样样农活都精通，因为他在劳改农场待了多年，他还准备为村里写本农业耕种的书呢。

尽管这样，五姨太还是坚持要将军快点回去。将军不同意，最后，他俩达成的协议是，将军帮五姨太撒完种子就走。

那座足有十多进的青砖瓦房现今是看不到了，将军只能从那竹园后的那块空地的格局还能依稀记得那房子的模样。哪里是门，哪里是前厅，哪里又是天井。那个最大的天井的围廊上，经常蹦跳着一个半大的孩子，冬天戴着一顶虎头小帽，这是他的祖父为了使这孩子增长几分火气，而特意请一个阴阳先生缝制的，那先生保证说，有了这顶帽子，保准这孩子增福消灾。于是这个孩子在冬天里就必须得戴着它了。

那天他在这围廊上飞纸鸟，那纸鸟正奔一个女孩儿飞去，一下子就啄在了那女孩儿的脸上。那女孩儿胆小，用双手把脸颊捂住了。那男孩子笑得直响。随后他跑过去揭开那女孩儿的两手，对她说，它不是真鸟儿，它是纸做的，那女孩还在惊悸。那男孩子看见那女孩儿脸已冻得紫红紫红的，而且还皴裂了许多道口子。他就用那细皮嫩肉的小手去摸了摸。问她，你疼吗？她摇了摇头。那男孩子说，以后你就不会再这样子了，这

屋子里没有大风，还有火烤哩。那女孩儿很怀疑地看着他。他以为是女孩儿不相信，他就带她去了火塘。这是那女孩儿不曾见到过的大火塘，足可以坐下3桌人哩。男孩子让女孩儿烤火，还给了她一块柿饼，那女孩儿不敢吃，他就喂到她嘴里去，她觉得那味太美了。她还爱看他的那顶虎头帽子，她觉得太奇怪了。那男孩儿就把虎头帽子取下，戴在了那女孩儿头上。这两个孩子都觉得好开心。他问她，怎么以前没有看见过她？她说，她以前住在河边的柳林里，她爹要她到这里来，她就来了。他说，我以后就有伴玩了，你不走可以吗？她摆了摆头。他俩正说着管家赵六指就进了火塘。赵六指快步上前向那女孩儿走去，他走到女孩儿面前，就伸手掐女孩儿的耳朵。那女孩儿就哭起来了。赵六指说，你这贱货，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？你能到这里来你爹就不会把你送过来了。那男孩儿去掰赵六指的手，他说，是我要她来的，你再也不放手我就叫爹把你开了。赵六指果真就松开了手，赵六指俯下身子对他说，少爷，您可跟您不一样，她是下人，是送来干活的，您是少爷，要读书习字，以后还要当官做老爷的。我放她跟您玩了，保准老爷就把我开了罗。赵六指提着那女孩儿走出了火塘，临出门还扇了女孩儿一巴掌，说，你要再敢乱跑，小心打断你的腿骨。从那以后，那男孩儿就知道自己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帮工，名叫冬秀。那个女孩儿也知道这个大宅深院里有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少爷。

少爷自从那次见到冬秀姑娘以后，已有好多天没有

见到她了。平日里他要在塾堂里对课习字，先生是个年近花甲的老夫子，每天口里就是之乎者也，只有少爷每次说要撒尿了，先生才放歇一会儿。那天少爷趁撒尿时，就跑到了后厨，赵六指穿着长衫，见少爷来了立马起身，对少爷说，少爷您怎么来了，这是下人做活的地方，您看这泥水一汤的，先生放假了吗？少爷说，我找人。赵六指在一旁笑笑，果真我们少爷还是个情种哩。少爷不知情种是啥意思，他知道这是赵六指在取笑自己。少爷在院门外的水池边看见了冬秀在大北风里洗萝卜，手冻得红肿红肿的。少爷过去托起冬秀冰冷的肿手吹了吹气，问她，疼吗？冬秀摆摆头说，我不洗萝卜就没得饭吃了。少爷说，不要紧，没饭吃我给你吃。我都不想吃饭哩。冬秀说，嗯，我不敢了，上次跟你去了火塘，管家要我跪了一天哩，腿都麻死了。好几天都走不动路。少爷说，赵六指太坏了，我要让他也跪半天。我跟我爹说。少爷正说着，先生拿着戒尺来了。他喘着气说，少爷，你这哪里是读书哟。我不如把你交给老爷去办。少爷说，先生不急嘛，待会儿，我去读好了。少爷随先生回了塾堂，开始描起红来。

少爷打听到冬秀晚上睡觉的地方，是在西厢房边的柴屋里。吃过晚饭以后，一大家人在火塘里烤火，少爷也在，先生自然也在。先生向老爷和老太爷说，少爷最近不太用功，老是走神，书记不住，红也描不好。老爷就把少爷叫过去，去向先生赔个礼。少爷过去了，给先生下了一个跪，磕了一个头。少爷这时并不恨先生，

他恨赵六指。少爷说，赵六指罚冬秀跪了一天哩。老爷问，哪个冬秀？四姨太说，就是刚来不久那个抵课租的小丫头。老爷笑起来了，全屋人都笑起来了。少爷听见只有四娘笑得最让他心慌。老爷说，他可能是做错了啥事，管家才罚她的，就像你不用功，得给先生赔礼一样。

奶娘带少爷回房间睡觉，不一会儿，少爷就听见了有人在哭。少爷坐起来，听见那声音明明是从西厢房边的柴屋里传来的。他披衣摸黑向柴屋走去，越近他就能辨别是冬秀的声音。

他叫开了柴房门，问她，你怎么啦？冬秀知道少爷来了就泣声说，少爷我疼。少爷借着亮瓦里射进来的微弱光亮，摸到冬秀的床边坐下，原来冬秀床上只有一床破薄被，冬秀的手火辣辣地发热，肿得像茄子。少爷摸着她的手说，我这就去找赵六指，要他再不派你洗菜了。

第二天，冬秀果然没有再到后院的水池边洗菜了，不但如此，她还被调到了塾堂做书童，为先生沏菜烧水，装烟点火，燃香研墨。赵六指之所以把少爷的话当回事，还在于那天晚上少爷是在四姨太、也就是少爷四娘的内房找到赵六指的。那天正好老爷到城里去办差。少爷从冬秀房里出来后，披着衣服，就去了赵六指的房里，他发现赵六指的床上是空的，他就想起赵六指经常到四姨太的房里去，他会不会在那里呢？少爷就去了四娘的房前，她突然听到四娘房里有轻轻的说话声，